

通志卷九十八下

宋 右 廸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十一

江蘇會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稱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孝王薨相

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旣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往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一座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

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
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
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
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
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
忍殺一錢不分也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
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
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

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

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
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
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
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
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姁烏有先
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
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
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
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罔罟獮

山掩蒐麟鹿射麋格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
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
有無然猶未能徧睹也又烏足以言外澤乎齊王曰雖
然略以予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
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
鬱隆崇律峯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

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
金銀眾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
璚玢元厲礪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
蒲江離蘼蕪諸栢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
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析苞荔
薜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蓴蒹葭東牆雕胡蓮藕觚廬
奄閭軒干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
蛟鼉毒冒鼃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栴豫章桂椒木

蘭櫟離朱揚檀梨棗橘柚芳芬其上則有宛雛孔鸞
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螭蛇羆豻於是乎乃使
剗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
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
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娥阿爲御案節未舒
卽陵狡獸蹙蛩蛩犇距虛軼野馬轉駒駘乘遺風射游
騏儵神傳洌雷動焱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
洞曾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掠草蔽地於是楚王乃
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

之恐懼微虬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
阿錫掄紵縞雜織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
谿谷粉粉袿袿揚袖戍削蜚襪垂髻扶輿猗靡翕呬萃
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
忽忽若神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獠於蕙圃嬖姍勃窣
上於金隄揜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熾繳施弋白鵠連駕
鵝雙鶻下元鶴加息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柂張
翠帷建羽蓋罔毒冒鈞紫貝撓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
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琅琅磔

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
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焮自以爲娛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
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王悉境內之士
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
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王
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

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
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
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墮鉅海南有琅邪
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蕭愼爲鄰右
以湯谷爲界秋田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
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
鳥獸萬端鱗倖充牣其中者不可勝紀禹不能名禹不
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帛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終始霸產出入涇渭豐鎬潦漓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
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
邱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埜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
暴怒洶涌澎湃渾弗宓汨偪側泌澗橫流逆折轉騰激
洌滂濞沆漑穹隆雲橈宛渾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
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灑潏霅隊沈沈隱隱砰
磅訇磕潏潏淈淈潏潏鼎沸馳波跳沫汨潏漂疾悠遠
長懷寂慘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灝潢漾安翔徐徊翯

平瀉瀉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蛟龍赤螭鮪鱮漸離
鰕鰕鰕魴禺禺魴鰕捷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
魚鼈謹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磨水
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滌汗叢積乎其中鳴鵲鵲鴛鴦
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鵠盧羣浮乎其上浮
淫汜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
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嵒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
九嶷嶽辟南山峩峩巖陀甌錡嵒峩岬嶠振谿通谷蹇
產溝瀆谿呀豁問阜陵別陽歲魄裊庖邱墟壘壘隱鱗

鬱嶢登降施靡陂池獬豸允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
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薜蘿雜以留夷
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臺本射干芷薑蕤荷歲持若
蓀鮮支黃礫蔣芋青蘋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
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鬩布寫晻
夢呖茀於是乎周覽汜觀縝紛軋芴芒芒悅忽視之無
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虛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
水躍波其獸則庸旄貍羆沈牛麋麋赤首圓題窮奇象
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

駟駟橐駝蛩蛩驂駃騠驢驘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
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璧璫輦道纒屬步欄周
流長途中宿夷嶠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頰杳眇而
無見仰艸橈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青
龍蜿蜒於東箱象輿婉憚於西清靈囿燕於閒館偃佺
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磐石振
崖嶽巖倚傾嵯峨嶻嶭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珉玉旁唐玢幽文磷赤瑕駁犖雜甬其間鼃采琬琰和
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檿柿亭柰厚

朴枲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萸棣答逖離支羅乎後宮
列乎北園馳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扞紫莖發紅華垂朱
榮煌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櫟華風枰櫨留落胥邪
仁頻并閭欂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
暢實葉蓂櫨攢立叢倚連卷欒倮崔錯發飢坑衡間矻
垂條扶疎落英幡纒紛溶荇蓼猗柅從風薊蒨岵歛蓋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虢旋還乎後宮雜襲累
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元
猿素雌雌攫飛蠋蛭蜩攫蜩蜩獮胡穀蛭棲息乎其間長